

青春记事

□尹彰帆

人间烟火不息，庭院雪落满地。2024年的第一场雪悄无声息地落下，一片洁白诠释着“小院时光刚刚好”的安逸，树枝上为装点节日气氛用细丝绑好的红梅愈发惊艳。

记得有一次下雪，刚好大学的舞伴来兑现十多年前毕业时的承诺——有一天我会出现在你的楼下，轻声说一句，别来无恙。

北方习以为常的漫天白雪成了他抛开成年人烦恼的片刻欢愉，他说：“夕阳映着雪，踩雪的感觉很治愈。”我听到了雪在他的心底一点点落下。

是啊，他所在的城市没有雪。我在那里度过了我青春里最灿烂的四年，收获了我最弥足珍贵的故事，也留下了我最难以忘怀的回忆。那是我深爱的城市——宁波。

在我的记忆中，那座城市也下过一场雪，大片的花瓣飘落人间，将夜空点缀，整个宿舍楼都空无一人，大家占据着校园的每一个角落去享受雪落的美好，疯狂地笑、肆意地喊、纵情的追逐……我一个人站在宿舍阳台上，看着灯光下雪花划出的流畅曲线，不顾雪花落在袖口的邀约，思念泛滥成灾……

那里的冬天只有雨，冰冷的雨滴想尽一切办法躲过雨伞的遮挡，只想在温暖的臂弯争得片刻的停留。下雨的冬日，校园里越发清冷，匆匆上课的人群加快脚步，省去了交谈也略去了笑颜，只是专注于逃离这湿漉漉的寒冷。

印象最深的还是在校园里去往教室的路上那几棵玉兰树，这个季节应该玉兰花要开了吧，现在脑海里还是那几棵玉兰树在雨中摇曳的样子。阴沉沉的天空低临地面，光秃秃的树枝挂着晶莹，身材纤细的花骨朵在冰雨中蜷缩，刚刚打开花瓣的花朵来不及后悔任雨滴侵袭，雨中泥土的香气吞噬了玉兰花的芬芳，孤独的身影在雨中让人心疼，这是我放慢脚步的唯一理由。

如果换成是雪，是否还可以在纷纷的落雪中看清这抹洁白？这一朵从冬天的尾巴开满春天的亭亭玉立是否也期待与漫天冰凌的相遇呢？或许，它们这一生都注定不会相遇，盛开在两个季节的花朵、绽放两个地域的洁白，用自己或长或短的生命装点着不同的世界、点缀出各自的精彩，这是它们各自的宿命，无法交织更无法交换。

(国合电力公司)

内蒙古的方言千差万别，作为内蒙古的首府，呼和浩特此地话不同于西部的“兰银”味儿、东部的“大碴子”味儿，很多人说，呼和浩特的此地话和太原话很像，不错，呼市方言正是“晋语”。看过电视剧《大盛魁》的观众想来对山西商人与草原牧民通商有着深刻印象。其实乾隆年间呼和浩特被设为山西归绥道，由太原管辖，大量山西人带着方言、面食等特色文化通过走西口的方式来到了呼和浩特，烧麦、剔鱼子、晋语逐渐在塞外绥远城传播开来。

内蒙古是民族聚集文化交融的地区，这一点在呼和浩特方言上体现尤为突出。呼和浩特方言以汉语晋语作为主基调，蒙语满语常用口语与之紧密融合。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呼市人，从小就听过一个顺口溜：“一家村、沟子板、黑兰不塔、厂汉板、倘不浪、兵州亥、吃鱼要到哈素海……”小时候最喜欢听父亲讲这些名字拗口的村名、地名。叫“板”不叫“村”是取自蒙语“板升”，即百姓聚集的地方。于是历史上人们聚集起的一个个村落渐渐成了呼和浩特大大小小的“板”村，而哈素海中的“哈素”则是蒙语“哈拉乌苏”即清水海、内陆湖的意思。最近因办音乐节火遍全网的脑包村则是蒙语“敖包”“鄂博”的同音词汇，听到这个词汇，一群人路过石头堆砌的敖包，决定在此停留驻扎，一点点建立起村庄的画面跃然于脑海。除此之外还有来自蒙语的“毕克齐”“沙尔沁”、来自满语的“甲兰”等用官职、职业命名的村名，也有“岱州营”“忻州营”这类以定居者家乡命名的汉语村名，单从村名就能深刻体现民族语言文化的大融合。

日常口语中呼市方言也是融合荟萃，让外地朋友苦思冥想“闻不机密”。还记得打游戏激情开麦的时候，开局一句“我要闹个法师找个漏屁见阴他们”，让网友“一眼识破”我是一个山西妹子，并表示他能听懂山西方言，可随后一句“对面都跳我天灵盖儿上了”让他觉着我的晋语不太纯粹。“贼忽拉”是一个蒙汉语混合法，“忽拉盖”是蒙语盗贼，所以“贼忽拉”是形容一个人和盗贼一样奸诈油滑鬼鬼祟祟，“把式”在蒙语中是老师、技术好的人。仔细想想呼市人的日常口语中常常是方言混用，“灰塌二棚”是蒙语“灰塌日棚”，意为变冷，和晋语方言混合使用就成了“这个天土迷哄眼灰塌二棚的”，用来形容扬尘天气的阴冷别提多贴切了。

此外，还有一些习俗因着亲切的方言带给每个呼市人特有的温度。呼和浩特小朋友们的12周岁生日会迎来一场隆重的酒席，宴会上，家中长辈会亲手为小寿星带锁链、套“面圈图”。这个“圈图”原为蒙语“库伦”，意为牧民为了保护草场不被破坏而围起来的一片草地，宴会上则指的是一种特制的面圈，寓意着孩子被美好的希冀围绕保护不受欺负。“面圈图”这样一个蒙汉结合的词汇语言、地方习俗，既有山西花馍馍的面食文化，又有蒙古族长辈给孩子最美好的祝福。

随着时代的发展，呼和浩特方言在被越来越多的人年轻入了解推广，也在口口相传中不断推陈出新，那方言传递的温度和多民族文化的融合在呼和浩特这座城市中只增不减。

(呼和浩特供电公司)



□王攀攀

故乡的腊八节

以前在故乡的时候，腊月是最令人期待的。如今想来，嘴角也会不由自主地上扬，心底像朵轻柔的浪花，泛起层层温暖的涟漪。

每年腊月的第一天，长辈就会给年幼的娃娃吊“枣牌牌”。用搓好的麻绳，把红枣和蒜瓣间隔穿成串，末端缀上五彩丝线，吊在孩子棉袄的肩膀两侧，一直要吊到腊月初八。每逢那时，街头巷尾追逐打闹的娃娃们，就像挂着两串红艳艳的小灯笼，过寒冬和迎新年的气氛满满的。在农村，红枣也算是稀罕零食，家里没有枣树的娃娃会抢枣吃。“枣”与“早”同音，“抢枣”便同义为“抢早”，是进步之意，所以父老乡亲并不会介怀此事。老人说，蒜是驱虫辟邪的，小娃娃腊月挂“枣牌牌”，养育起来皮实，也不会有恶煞邪气来侵害。我不知道“枣牌牌”是否真的那么神奇，但它饱含着长辈对幼子深情的疼爱与祝愿之心。今秋，姥爷家的枣树丰收，到了腊月的时候，特意嘱咐我母亲给我的女儿吊“枣牌牌”。腊八节那天，女儿在朦胧的睡眼中清醒过来，满炕找衣服取下“枣牌牌”，迫不及待地吃掉红

枣，小小的嘴巴吃得津津有味，滴溜溜的眼睛瞅着红枣。等待了多日，使得枣味比任何时候更甜美。仔细想来，其中饱含生活哲理。

农谚语：明冬暗年黑腊八。腊八节那天，天气阴沉沉的，父亲说来年必定风调雨顺。虽然父母已多年不务农，但黄土地喂养长大的我们，还是会在意时令节气，关心庄稼的丰稔与欠收。阴天的好兆头随着父亲推门的身影，后窗飘进来浓浓的焖饭香气。腊八这天，我的故乡吃的腊八粥被称作“焖饭”。焖饭以陕北山地特产软黄米为主，当年产的软糜子碾掉外壳，簸掉糜糠，煮熟后软糯香甜。腊八节前一晚，母亲就将软黄米、红小豆、豇豆、枣子等凑够八种。大铁锅先煮豆，豆子快熟的时候放米，最后放干果。先用旺火烧，等水像雷雨那样噼里啪啦沸腾时，就得把火往小了压，粥慢慢地咕嘟咕嘟冒泡。临睡前，要用炭面扼住火苗，锅沿边冒些小气，锅里的粥就处在“焖”的状态了。好的焖饭不干不稀，又黏又软，像蜂蜜一样，舀起来的时候会拉丝。

焖饭那晚的炕头是最热的，热得我整晚脚没地儿搁，但想到又可以吃到母

亲做的腊八焖饭，心里就美滋滋的。腊八节清晨，当香味飘进被窝时，女儿已经吃完红枣，随着父亲去祭拜祖先了。吃焖饭前，要先盛一碗敬放在神位前，再夹点放在碾子磨盘和牲圈上，接着抹些在瓜果枣树枝干上，最后才能其乐融融地端碗大快朵颐。母亲说，这些繁琐的仪式是在提醒我们莫忘感恩与谦卑。如今，生活方式虽然截然不同，但祖辈传承下来的美德，我们依然在坚守。女儿随着父亲给院里的葡萄树根撒焖饭时，说着枝繁叶茂、结果密集的祈愿；给汽车轮胎摸焖饭时，说着四季平安、一路顺风的吉祥语；给仓窑敬放焖饭时，说着五谷丰登、财源广进的希望。吃香喷喷的焖饭时，母亲抚摸着女儿的头说，平平安安，我看着母亲说，健康长寿，父亲憋了会儿说，心想事成，我们互相对视着，忽然哄堂大笑，也说不清楚什么。

陕北俗语：过了腊八，长一槪把。腊八节一过，日头就长得明显了，婆姨们为年茶忙碌，男人们掏羊羹、编筐篓，着手来年农活，红红火火的年节就快到来了。

(锡林郭勒供电公司)



“千岛湖”风光

李顺鹏 呼和浩特供电公司

心归处是吾乡

□丁铁鑫

新中国的基石。

说起吃的，就不能不提到羊肉泡馍、肉夹馍、油泼面、甑糕、胡辣汤、龙须酥等各种当地小吃，也非常出名。陕西人爱吃，尤其爱吃面。岐山臊子面、杨凌蘸水面、裤带面等等。如果这些还没有钟意的，那么也不用担心，全国各地的美食都在这里汇集，总有一款适合您。

人的一生都行走在回家的路上，对于在都市漂泊的人们来说，每一次回家都是一次身心的治愈。每次听到家乡话都感到十分亲切，吃到家乡菜也觉得十分可口，我知道这是陕西在我身上烙下的独特印记。陕西人互相见了面都会亲切地叫对方一声“乡党”，见面第一句就会先问你“吃了没”，要是你说没吃，那他们就会说

故乡，一个令人魂牵梦绕的地方。作为在巴彦淖尔工作了10年的陕西人，虽然我已逐渐适应了内蒙古的生活，但偶尔还是会想起家乡的山水，家乡的美食，还有家乡可爱的人们。下面就由我来介绍一下我的家乡——陕西。

陕西地处中国的内陆腹地，文化历史悠久，是中华民族和华夏民族的重要发祥地。这里有巍峨的秦岭华山，苍茫的黄土高原，还有肥沃的八百里秦川。黄帝陵、秦始皇兵马俑、大唐不夜城、西安古城墙都在诉说着古老的故事。西安和延安两座城市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举足轻重，作为十三朝古都的西安，是古丝绸之路的起点。1935年至1948年，中国共产党在延安领导指挥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奠定了

我出生在一个人口刚刚300万的城市——长治，平常的日子里，大家都是悠闲度日，只有上下学时的学校门口和周末的百货商场才算得上人潮拥挤。十多

多年前，那时的年味很重，亲朋好友间相互拜访，热热闹闹的。而到了正月十五，才算真正算得上农历年中的重头戏，因为这是“打礼花”的日子。

傍晚时分，家家户户煮好元宵，备上一桌团圆饭，大快朵颐之后就赶着时间出门，向着八一广场蜂拥而至。放礼花的活动会在八点钟准时开始，而广场就是那最佳观测点。童年的我，很少有机会见到那样多的人，好像全市的人口都集中在这片小小的区域里，每个人都抬起头，而只要抬头就能看到五颜六色的烟花。负责这场烟花盛宴的工人显然会很掌握节奏，半个小时之内，天空被各式礼花不断照亮；临结束时，烟花绽放的频率往往越来越低，就能看到烟花落下后的硝烟久久不散。人群也久久不散，回家路上一步三回头，生怕错过烟花的返场。那时的我不知道“焰色反应”，隐隐有听说“光的传播速度比声音快”，心中感叹着“好美”，脑中想的却是寒假作业还差一点没有完成。我们每一



□申子祺

吹不出褶的日子